處實堂集

處實堂續集卷之六

戊己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復王宮傅書

春明翹望使至不意歲杪始接瑤音貺既稠疊拜嘉厚顏龍[illegible]之勝雖未得趺坐其間然已神馳矣買舟擔簦履玄境侍名賢詎匪至願哉第母氏年高不敢信宿外處晨夕北堂下安之且習之矣仰負山靈杖屨已非一日感愧如何皓首戰藝碌碌公車已非夢寐所及不意門下復以相戲也門下文武吉甫出於一門鳳鳴鷹揚奕世輝映風流

寄興何必東山賤子家既日落復遭歲惡甘旨莫充饔飧不繼食貧成疾筆研塵積矻矻課兒已頗成精頗數奇類父瞻望頻水君在天上僕情蹤如此無足為門下道也

與胡郡公書

兆庶戴德自下車以來至於今日積非一日矣乃下走更荷垂眷禮以國士制溪之役屢辱見存拜惠領教鏤在心腑歸後方以明臺有政不敢輕謁不意艱報條至素車星奔近之不能致攀啗之忱遠之未及効炙絮之敬旦夕反側如何如何

答吳幼安書

仲氏遊白下適以王粟為憂日夕皇皇不及具一紙奉候
迫其歸則荷手書見存兼以精疏諸惠以如水之交辭以
並佈之味誠可謂淡而不厭坐無便鴻闕焉久不報匪曰
忘之也最歲將俞憲按岳適曹大知武昌二君子一同筆
硯一同年也特以老母壽具托之得為弟遠致十七年於
玆矣老母以今歲逾閏鳩工斲之弟因以備書之貲賻得
杉木自為退老計雖不敢以不肖之身上同家嚴然視楊
王孫則過厚矣特通家之雅敢及之金陵諸年兄不無顯
晦其優游林泉者亦可屈指亦時相往還否何仲氏於座
上不一過也秋風森桂計嵩徵蘭念之望之

與徐少宗伯書

去歲奴客逐什一入京慮其冐昧蹈凂婦轍不敢具書奉候兾髙明能體諒耳寧守姪歸備道盛稚鏤心無地報德何年嗣此則趙宗伯道吳頗聞駢祉下情欣慰長公北上附致芹曝適督學使者臨常移文郡邑小兒勉就試幸取送院方擬宜興之行匆遽不能悉鄙衷老牛舐犢竟遂欲速之誠知不免為髙明捧腹特以身既遲暮門户攸關不能不爾亦可歎也宜興大家善造筍脯多寄京師大老賤子即身至其邑亦望之如劉毅子鵝炙倘盤飧有餘勿靳頒數片又向衰多病所須惟藥餌計北方貴門生當有以人

參獻者亦乞两許老饕恃眷愛喋喋勿訝瀆尊也

又

春初長公入京曾具一緘計輙記室陸次君歸彼此相尋不值緣是不得興居熊羆之祥知在旦晚望之望之清明前後多風雨即屏居空園且似不堪矧以兒曹試事匍匐荆溪者累月蓬窓旅館之苦備嘗之矣而七十中人竟不得與焉頁老牛舐犢之癖犯塞翁得馬之戒蹈馮婦搏虎之轍蒙岐路亡羊之譏如何如何僕身既垂老不成進士尚能敝屣視之矧五尺童子不得青衿豈為戚戚特以遠仁者遂養之教不自揣度服此困備刑為可恧耳亟所容

京衛聞周顚年誼之厚今時所尠欲致一問懼以緘答分
其藏脩是以中止晤間幸叱名

答喻叅軍書

僕自戊午落第遭遇尊公勞苦欵曲遂令死灰復有生氣
後見徐吏目得起居平善狀繼值陳刺史訊之云已賓仙
不能效徐孺之炙雞絮酒於千里外媿古人矣適者仲氏
客白下特惠手書雅既既悲往者之不作復欣仁者之有
後感昔慶今鼻酸腸熱如何如何鴈序再征率爾附報侑
以拙集俚刻用博解頤

與趙宗伯書

邇者雲帆道吳倥偬未敢奉延騶從且計入京之便當得具雞黍懸遲為勞道豚肩名酒下賚醉心飽德隨訊青鳥則云星馳兼道來已解維此時當越楓橋矣負譴負歉汗流竟趾承委覓沈啓南畫偶得雲山小幅頗秀潤第稍脫落不能不重為裝潢茲因獻弟之便附致記室賜存荷荷

與王司馬書

仙馭入京啓行抵郡之期僕皆罔聞也迨惠臨之日適以不得已事出明日再臨則僕走舟次矣門下呼應門而譴之僕僕何敢辭罪第門下所以眷眷於僕者取其懶慢任真也顧獨以懶慢任真得譴何異鷹以不鳴見烹耶一笑

然故舊不遺之雅猶握髮吐哺之初誠鏤之心腑矣次公遠和未得一造候私心實憂之時時於海上來人得其興居近知善飯勝常竊自慶幸而已

與王少司成書

春初得手教云將有青鳥南來不意抵夏未至豈為他務所羈耶遊華山記謹已登梓前後序愚伯仲奉教僭任之身泥塗而附青雲亦欲俾後世知太玄有桓譚耳先上十册其板俟使至取之舊邑侯曾舊郡授張二君甲科碩選金玉君子今並以經博備下僚計足稱指使且當見知幸惠以青盼此亦通邑黎首之心縣庠青衿之願也賓鴻倘

復毋靳徵書

復唐中丞汝欽書

向辱手教眷念諄切不以遐遺不以賤棄感如之何吾丈以直節隆望延登臺府凡海內有意氣丈夫莫不想望丰采計石畫嘉猷必能贊唐翊虞第去歲江南大水今年米價涌貴殍夫饑婦塡溝塞川即有中人之產若弟者亦不免饘鬻之憂而蓄米多者坐待高價閉而不糶如何如何犬子今春獲試學院雖未蒙甄錄而歸益奮勵未必非塞翁之失馬也弟亦俟之而已家叔徵宦逆境毋荷垂憐家報至以弟遲遲奉荅為訝不知副相之門非可率爾致書

者苟不得嘉鷹不敢輕付耳統惟原之

與曾國博書

仙凫既往歲序屢更每引領北望未嘗不悵焉心飛明臺蒞任無何方以愷悌之實布之政理第令瓜期甫及便當入銓司晉瑣闈也顧以優於悃愊拙於夤緣秩宜升而反下遷當右而適左復何言哉然在大雅則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必有定見也巖下鄙人偃蹇園巷守一介之志無足為仁賢樂取而乃明臺昔寵以傲賓今眷以故舊感當何如

與張國博書

不泰玄論動易甲子門下醇儒碩學模範遠邇下視鄙人何異鴻冥魚潛乃辱不遺眷垂問感胡可言去年江南洪水作災今歲自春徂夏米價日益饑民載道流殍塞川鄙人既無負郭之田又乏什一之利毋老子幼餬口為憂如何如何門下內轉雖未離青氈已超苦海不爾則饔飧之計未必為廣文戚也一笑一笑實厲南翔洗耳德音

答蔣都閫書

曠別經年無緣脩候乃荷不遺飛書見存感當何如去年浲水禍吳今歲米價三倍於昨饑民巷哭燕以大疫浮尸塡川殍骨載道豪門巨室封倉閉糶逞我土者莫敢啓口

而汲汲以作粥為奇策且新旨嚴切謂聚而借米者坐以重辟嗷嗷於口洶洶於心恐將有意外之變不獨下走有餬口之憂想望錦江玉壘真天上也嗟嗟株守惴惴幕巢如何如何如何

答少宰趙公汝遷書

伏辱遺存兼以精幣戴德無藝閭巷曳尾瞻望鳳城如在天上思登龍門徒令夢馳靈洞眞境可謂地不愛寶地靈人傑徵於茲矣諸作容從容卒業尊委亦欲勉顏塞責第恐拙工弄斧之譏貂蹤致續尾之累耳

答葉給諫處元書

得手教知超登瑣闥賢勞案牘晉陟清要輿論允協欣甚
慰甚若乃芻蕘之採葢覘虛受顧弟之所欲言者乃今時
之所不行而今時之所當行者又非弟之所當言惟納牖
遇巷因事裨補是望是禱而已吳中米價驚湧啼饑之聲
徹於晝夜兼以瘟疫大作浮尸塞川不知天意何加災於
吳如此厝火積薪誠如來諭第幸老母以下粗安而朝夕
饔飱每憂桂玉唯奉親延師留賓三項強作一飯餘則啜
粥而已租房典鬻將盡其餘數椽又乏售主如何如何子
純善人絕伎亦以時症作於小園既不得藉其陶寫而反
因以作惡在渠固絲雲易散第惜玉者難為情耳想丈聞

此亦嘗為之酸臭也士立丈入賀過吳意在避客迨有的閒則舟已抵錫矣野人懶慢不及買一擕追竟夕歡此心殊作欠事帝京仙署啣杯拍肩應且談及幸道之

答張倉院伯大書

伏自繡斧臨吳聲被海濱曳尾野生想望風裁雖勞夢寐咨覯末由乃荷對菲之釆不棄芻蕘之言寵以手書兼之寶箑開緘登拜感媿交深來鴻鼓翮率爾附復

與人論文書

文章與時高下千古名言雖有仁聖無所施其巧力三王非不仁聖也生非帝世則不能以官天下者而為家亦不

能舍其征誅者而為揖遜何也時為之也日月麗中天亘萬古如斯矣而長短遲速不能無改於曆法流峙者有常矣而桑田可海海可為桑田陵谷變遷莫非時為之也是故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傳有明訓焉何天下之工為文者浮慕乎古而東施乎今動則曰吾能為左國為謨誥為莊騷為史漢遂至沮澀而不可讀險詖而不可為句淺識者視之若以為天書神語莫不嘖嘖稱歎而矮人看場者又從而和之淆混士風變亂文體欲眩人之俗目而不思先已壞已之心術欲聳人之觀聽而不思先已失已之故步遂至業佔嗶應制科者亦皆從風而靡而宰文柄者亦因

之以為去取環海之內貿貿焉將胥溺於南無波羅之語而莫覺其為非夫文以載道也閱其文而理滋晦焉烏用文為哉昔人謂窮經而經絕非謂無取乎窮經也謂好異尚奇騁臆見支離蔓延淆亂乎先王之法言故云經絕也今之為文章者豈不欲無詭於先王之道哉而其流之弊乃與秦之焚坑等使賈誼不死其所痛哭者莫先於此矣苟操觚者但寫胸臆而無意於立門戶法古者師其意義而不効其口脗論文者玩其所可解而不眩其所難識敦和平而黜詭誕尚顯易而畧艱深又烏知今文之不為古乎

與少司馬王長公書

昨歲米價飛漲困憊於餬口病癖長鏡想望白下如在天上坐是不能顓力奉候罪也亦計高明所原也葉明府兄弟将葬其尊君悲其不及拜封命冀得當代椽筆以光寵其幽宫其尊君先慈從弟也於賤子爲舅敢冒昧代請倘獲賜允則兩族幽明罔不啣德惟高明番情焉外一緘寄從趙少宰得遣吏即致至荷

復史大夫書

經年不奉教計雙旌已返貴治方訝道旲獨不相聞忽接雲翰知尚爾戀戀東山何無官情也蟬蛻軒冕自是達人

高致第少為蒼生一起不踰年可得一郡或可大展布惟
高明裁之令弟奕達樂易望而知其為佳士所諭館穀不
能効勞如何如何吳中師多館尠凡行聘者多於六七月
至秋巳無及矣矧長至耶况作薦書者惟尊顯差有力若
弟廢棄巳久人且易我矣疇則聽之此皆肝膈語非敢飾
辭也郎君盛年儁才無端致疑為僉人所賣今雖左次宦
拙亦佳不妨遠到也老母托庇康健星兒近巳畢姻第不
能為向長之遊耳春明翹首仙舟茲不一一

寄按臺濟寧李公書

恭遇明臺一再臨吳覃恩渥錫周浹士庶遂令洶洶之歲

發成僩僩之春信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凡此下民咸惟明臺是天不獨鳳翼一人而已第鳳翼自結髮竊慕非公不入之義亦不敢為人執筆數十年於斯矣硜硜株守僅免滓涅未有特加鑒獎如明臺者冉冉向暮幸遭知己遇以國士期以古人奚啻平仲脫驂於石父不疑推轂於勝之而已劉氏之賜遂得藉以畢犬子姻不惟父息沾恩且當世世沭德也借冠既獲方競鼓舞何意飈疏朝允星軺夕發家啼戶泣老嗟少悲籲天末由衆望胡慰鳳翼以母老不得買一葉抵江上扣榜人少致攀戀之悃終夜反側曷能為心茲緣顧明府赴任之便附致清儀聊布芹私明府

筮仕之初得大觀鄒魯文倚明臺為之刑範且全吳均失怙恃而明府獨邇龍光如此遭逢誠可慶幸曳尾之人不能不健羨之也臨書神馳言不盡意

復王大司冦元美書

嘗觀元叔亢辭於皇甫叔夜謝絕於山公頗以為過自今觀之似亦宜然門下責僕云云殆非所望於知己僕不能以貨財為禮故通問不行不能以筋骨為禮故接對日罕不知者以為亢倨而實非然也僕與門下齒則鴈行而身實鵬鷃乃並舉耶第遡惟疇昔與賢伯仲追隨杖屨徜徉湖山者不及數人今一屈指便能酸鼻孔加賢士後人哀

微且復不肖高義扶之愈仆道禎貧病死繼而弟復死沈宗亦絕公瑕雖壽考康倩不幸早世亦罔有繼其後者曾望僅一弱子得高義壻之已為有托而今復夭絕不自意孱弱如僕乃得畢婚嫁雖老母在堂不能効向長遠遊而仰事俯育足稱大快天之厚僕似為過矣箕潁之踪非所敢冀斜川之綸竿之已習門下自應充輔熙朝布德施澤俾故人得擊壤鼓腹惠莫大矣必欲同此於桑梓之日則諸君往矣公瑕與僕亦俱老矣不復足以奉杯酒餘歡毋緣此嬰情泉石也

荅仲和宗侯書

曩湖人傳至手教適對遠客語不能竟而趨之咨緘讀不能竟而趨之咨書遂令匆遽無序即繡毬花一詩亦誤以前律聯賤名遂有代筆之疑若絶句誠拙作也雖拙敢委罪於人耶辱委像贊率爾應教未瞻光霽殊覺彷彿不稱揄揚也握蘭社詩并課上小候前已具復茲不復贅且野人極懶執筆幸原之

復沈郡公洮父書

久失叅候曩奉謁適臺下公餘凝香未敢請對僅留一刺計閽吏已達大刻得廁賤名俾蠅附不朽亦既大幸復命作序恐未免佛頭看穢第重違尊教懊恧以承旦晚呈稿

更俟郢削

答沈太常純父書

企德懷賢歷年滋多顧偃仰泉石懸絶雲路無緣祭候曩獻弟分詠大樸率爾脫稿不能揄揚萬一方懼貽笑咢碩乃荷賜書損貺獎掖踰泰豈齊崇九九曷云殊此且令鳳雛特枉玉趾坐談移晷清標逼人昔明公想霞石於損篪今下走窺詩禮於喬梓特小巫大巫不同科耳雲乘泥蟠飛止不同虎丘之期豈敢聞命若乃仙舟北指枉惠山靈則追隨杖屨固所願也

與李金部叔玄書

恭聞捧命督課來臨極欲走賀第恐下車政冗不敢瀆聞敢遣上菲儀少致燕私推與俯諒附啓賤子生平硜硜自守凡公府之務毫不敢與而敝鄉習於徂詐喜造贗書倘知賤子舊沐臺愛將有假托其為名節累者不細用是預布記室如有函封為送役啓關之請即係奸偽萬乞電照霆擊正之以法則嘉惠賤子者渥矣

答李金部叔玄書

曩辱賜臨以走候榜人失迓皇悚過防一啓仰瀆聰聽乃荷垂諒俾得全硜硜之節惠既渥矣復承貺錫寵眷何殷對使拜嘉感戢無藝亢旱已極行將阻饑巨室與敝商通

誅閉糶米價坐涌意外之變極切杞憂矧明臺以民瘼為念知不免為造化小兒所苦也近作書素扇附呈

答張黄門書

夏初兩接手教感佩無藝偶以蒭蕘之獻遂蒙葑菲之採幸知之何周明府歸在衰絰中未暇効職書郵轉至稍緩非沉浮也張都諫激濁揚清自是本分而反為所齮即祁奚之於午鮿龍之於祺亦人情之常今乃厚譴於此薄罰於彼不知何緣有此處分計久之公論當自定於都諫固無損第令錢徽聞之必當齒冷耳江南亢旱赤地石田藿食嗷嗷操觚蹐廟堂事非草莽臣所宜言因教及敢附

復也率爾不恭統冀垂原

與沈郡公論祈雨書

今歲亢旱兩結壇致禱不驗藉諸賢邦君協恭齋心不辭勞瘁遠邇告虔月初已應甘澍勢將霑足不知何緣忽來妄人竊伺雲氣惱天之功復禱學左本無道術大言欺衆通國之人傳為笑譚褻天侮神莫此為甚雲屢興而輙散雨欲至而中止殆此之故北史魏主言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愚以為遂此人天乃雨不知明臺以為何如一得之慮敢獻之從者幸勿以出位為譴

復沈郡公書

來教累誠占筮知留心民瘼仰德無量筮得離之解離為火為日亢旱之象誠如尊諭且已有徵然解則難之散也彖傳謂天地解而雷雨作則雨之徵也其辭以為利西南不利東北西南安靜東北煩擾今之祈者煩擾孰如之接九四爻辭曰解而拇朋至斯孚夫四陽在上猶明臺之在民上也初陰如拇在下而動猶方士以異類冒上也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固知當急逐異類而專賴群賢侯安靜處禱則雨至矣不爾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將為方士所誤田事恐無及矣如何如何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為害當緩赦之故張允

上駁赦論赦過宥罪雖易象辭恐非急務倘明臺樂採芻
蕘敢爾申布不厭再三之瀆

再復張郡公書

昨未議偶攄一得之慮非有定見亦非有成心恃仁公俯
諒冒昧求正非敢聞之太尊也城社之憑在在有之恐勦
而不強未便生議太尊洞燭物情自有石畫豈草茅所能
及哉第謂馬兜祖見榮王與蔫事似有可尋耳今田事已
荒農無所資食即城內河亦可議開不全藉公帑也向西
白塞支河以通大河便可借力民間且無俟秋冬秋冬閑
河收其無雨可省桔槔力今無雨甚於秋冬且又農隙俾

食其力不致思亂且恐秋冬多雨反不可開開亦無益再三之瀆惟毫無私適故不遑引嫌異高明原之

復周明府書

口碑頌善政者籍籍猶復虛心下訪真古循良哉米價稍平民瘼將甦第閘蠲疏不行恐催科為難耳計高明必預為石畫也

復王大司寇書

亢旱累月米價飛湧餬口為急兼以病憊不能買一葉謄對台輝及荷教既枉存且以夔龍下方沮溺愧面汗背不獨感戢也表太宰清德重望一旦頹殞歿者則寧生者安

仰門下與之同心悲怖固宜魯望賢胤羸病不能無十起之憂計門下心更切耳中秋專望從者幸不爽厥期

與章瑞州書

自門下別去時惟門閒公鄰迫軒車來吳復以雕伏城東無由勝覯不相聞者數年於茲矣恭惟門下試典雄郡華實並茂遐邇尚往適舍親顧君謁選獲理邦刑既自慶幸得廁仁賢下僚僕亦為之慶幸敢附候台輝顧與僕自齠齔同筆研迄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人溫雅易諒且才堪盤錯足承訓督第相與嘗知僕言不誣貴寅半公祖千載人也舊嘗以直指臨吳方報命以疏刻托舍姪領教至今仁

服第不敢率爾附謝談閒并望一叱賤名

與沈祭岳書

自明臺握餙臨吳折以枉過得奉杯酒餘懽邇來又五易甲子矣佩服高雅何日忘之舍姪承乏仙郡曲荷庇覆獲免尤悔年誼之篤今人所難下走曳尾泥塗且懼多詐冒久不敢通書尊顯茲以舍親顧郡理赴任附候從吏顧為下走齠齔交自列俎豆至同筆研二十年如一日其人忠信慎勤幸廁下僚計足備賵指倘得沐曲成之恩則下走均拜賜矣限嚴發趣倥偬不恭

啓

謝按臺李公啓

某年月日恭承臺慈俯䘏特賜鐫書工價謹具啓陳謝者
伏惟仙凫既駕猶饒雨露之恩驄馬來臨大慰雲霓之望
室家胥慶情均百城國士既知禮隆一介顧某氷蚕末技
僅可猨瓢窺豹微言詎應災木幸采葑非不棄芻蕘往行
前言慚無大畜之識損上益下乃捐噬嗑之金寒却無衣
歡同挾纊病祛消渴澤媲投醪祿以養廉乃作匪頒之典
周之則受敢蹈不恭之愆對使拜嘉闔門沾德竊念辭非
詩細幸見取於中郎書豈太玄亦蒙甄於桓氏自茲百倍
之聲價皆緣一顧之殊恩第賦就三都必借譽於玄晏途

窮元叔藉托名於羊卿仰祈咳唾之珍頫光簡帙僭冀金玉之擲下賁丘園非敢請於觀風之辰實有待於報命之日以蠅附驥之志蓋嘗有焉得隴望蜀之嫌弗克避也附伸縷感并布悃衷謹啓

序

刻王太史遊華山記序

往歲見李于鱗向予道華山之奇言縷縷佐以手勢若曾呼二茅龍與子先酒毋相上下者頷予不習閩齊語而于鱗語至興劇時為土音即聳聽未神馳也越數年乃得王太史徵昌記讀之辭琅琅典而有體奇而不詭雖施丹傳

青藜寫不是過遂令人兩腋欲風凌千仞上卧脩羊之榻模巨靈之跡是太史有得於山而予又得山於太史也夫神區秘壤言之不足固不能無待於文文不傳神何以馳人之神哉乃太史處不踰洛邑出不越金門而遠與逸情則有神遊八極之表者晏子云君子若華山然非其人耶宜未履其地而神與境會既履其地而境與神合險阻不能却其步風雨不能沮其進皇華假緣開霽清道山靈擁篲猿鶴驂乘仙令傳餐勝侶躡蹻豈偶然哉奚必降繁昌之福召絪縕之和而後有得於山也予既幸得太史之所得於山者而不忍好事者不得予之得也乃梓之以公同

好云

文國博和州詩集序

夫詩言志也為詩不以志即馳聲騁調足以傳名高不足以攄性靈胡談古詩者動援屈宋然所摭拾不過蘭椒鸞鴟招魂筮夢之類以為屈宋在是乎語近體者動推少陵然所襲不過乾坤宇宙百年萬里之類以為少陵在是乎吾吳號為文獻者千秋於茲矣國初高楊張徐並稱作者迨文太史與徐迪功相先後雖聲調殊塗而氣韻懸合亦各言其志而已當時有同聲相和之美無文人相輕之嫌則猶存古之道也降是則家珠人璧異同紛出伸彼則抑此

自高則卑人雅道日漓良可慨矣國博既善其箕裘而又心無城府言無畦徑充乎陶靖之徒也顧不習苦吟不多易稿或對客立就或散步率成任興揮灑好事珍其片隻爭相持去存者僅僅十之二三耳夢珠彙其家集遠自高曾近至父叔將以次登梓乃傍搜遍錄彙以成集因以和州詩附焉和州師友父兄出入獻吉郁郁彬彬媲美眉山棠棣相輝於簡帙即塤篪並奏於堂序矣夫夢珠以弱冠弁鄉書以文筆建旗鼓其取青紫樹勳猷所以光先君之令德者固自有在其善繼述纘謨烈所以發前人之未發者又自有在而獨於累葉之詩若惴焉懼其遺失者其用

意深遠惟可與知者道不當與隨人道短長者語也不佞幸蚤登太史龍門即荷國博和州二先生引為忘年交至録事伯仲尤號為莫逆受知者四世是稱通家非若曾司寇孫遠援閎柱史而已故敢僭為先驅并識所感云

玉湖遊稿序

昔者向長待畢於婚嫁與公遥賦於圖狀致則遠矣第令婚嫁未畢則五嶽大觀終成貰貸按圖未真則天台神秀徒為彷彿然則遊之係於緣者豈眇小哉若我郡大夫嶲李沈公之於洞庭之勝其殆有宿緣者矣大夫世祖漁隱公樹陶朱之業於金庭玉柱間迨其後南園公雖徙嶲李

而故業猶有存者是大夫爲湖山主非一日矣非一世矣湖山之人之宗祖我大夫亦非一日矣非一世矣而大夫之於山靈雖若孔融稱通家於李膺亦可矣乃大夫以巍科甲第殊才異等蜚聲花縣剡薦數先固宜通籍禁近將於湖山日以遠也而以不能詭隨僅隨牒貳主郡於湖山客邇若天假之緣者然且也不必於湖中了公事而以公事至湖中即所頓舍得以搜奇討秘可不謂緣哉是役也簪筆紀勝大夫則嘗有作矣山之人亦嘗勒之石而甘棠之矣當是時謳歌之諷詠之俾林谷次響巖壑生色駸駸乎風雅之流矣其好事儒者謂大夫之作非山之所當得

私也乃羅而成帙命之曰五湖遊稿因以入覲諸什附焉屬余編校且令序之予惟大夫之吏事政聲銘口碑載輿論者無俟纘述而部署折衝之略肅清雚蒲之績張都諫亦既悉之矣惟大夫之有緣於山則野人所思追杖屨而未能者是用感而為之序

水滸傳序

予讀春秋而知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夫仲尼之門羞稱五伯啟孟氏以為三王之罪人也而葵丘之會首止之盟仲尼汲汲與之者何以為春秋之世王迹熄矣有五霸名分猶有存也是固禮失而求諸野非得已也論宋道至徽宗

無足觀矣當時南牙北司非京即貫非球即勔蓋無刃而戮不火而焚盜莫大於斯矣宋江輩逋逃於城旦淵藪於山澤指而鳴之曰是鼎食而當鼎烹者也是丹轂而當赤其族者也建旗鼓而攻之即其事未必悉如傳所言而令讀者快心要非徒虞初謬悠之論矣乃知莊生寓言於盜跖李涉寄詠於祓盜非偶然也茲傳也將謂誨盜耶將謂弭盜耶斯人也果為寇者耶禦寇者耶彼名非盜而實則盜者獨不當弭耶傳行而稱雄稗家宜矣刻本惟郭武定為佳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成添足賞音者當辨之

項羽論

說者以項羽不得天下在不用鴻門舉玦之計予以爲沛公可死則伏弩中胷之時足以死沛公此而不死雖十項莊無益也然則羽之所以不得天下者何在在帝楚懷王耳夫項氏世爲楚將其與張氏五世相韓義一也子房之報韓者意在存韓祀則羽之報楚亦存楚祀足矣必欲以虛名尊之則龍戰之秋豈能動秉其號令此而遠之人且得而指摘我矣是故宋義之戮正得破秦先着而先已負不韙之名及章邯既降秦鹿既得羽之材力功伐以德輔之自足以繼秦有天下且羽嘗謂其可取而代矣當是時

子嬰不必殺咸陽不必焚也身居秦皇之故宮羅諸侯而議之裂寰宇而胙之土其大小遠近崇卑稱其功而平施之若懷王者亦以數百里之地王之故土而使延楚之祀若商之孫子臣服於周然則羽固天子也群雄皆諸侯也名義已定而有狡焉啓疆者若田榮若陳餘若黥布彭越是以諸侯而叛天子也以羽之材力功伐而復制之以天子之權其誰敢不服顧身與群雄比肩爲諸侯而虛尊懷王既曰義帝則天子矣從而殺之是弑也是犯分而傷義也故漢得以弑君之罪罪羽而號召諸侯以伐諸侯然則烏江之役其誰爲之哉或曰以楚之好殺當漢之寬仁其

興亡大致已較然將不在懷王之帝不帝也獨不曰秦以暴興乎第令羽王懷王而自帝即不得如三代之長亦可苟定一時襲秦之轍不至於八年而遂滅也太史公作史記不令與陳涉同列世家而以紀繼秦後居漢先亦以其有帝天下之勢也此信史也范增知不立楚後其勢不長而不知楚後之立不必以帝乃身與羽北面懷王而尚曰天下大定語云定於一豈有與人比肩為諸侯而可謂大定者　皇明龍興劉誠意運籌帷幄不肯尊奉小明王其有鑒於是哉

議

平糶議

謹按高允云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今荒疫連年蠲免未下貧困已極上下恂恂公之所蓄者既不足以通於私而私之有餘者又不肯通於不足則誠可憂也近日蘇民徽商相為仇疾漸不可長幸相機鎮壓因得稍息然厝火積薪之勢尚有可虞者謹陳其畧夫徽商糶糴於蘇自遂什一之利本非相屬所以致衆怒者皆緣壟斷之術坐致飛涌如吳方議七而徽即加之以八吳方議八而徽即益之至九吳人之所糴者多不過二三十金而徽人少即以百多則以千且并倉廒而封之矣巨室蓄多

賤寡樂整惡麥安得不舍吳而就徽哉徽人既已傳籌擡價而狡儈復有綁行之事雖欲求米價之不高小民之不饑不可得也說者謂米價當立限亦有疑焉夫物以少為貴故不患價之高而患米之少耳米價一限則巨室嫌其有限必閉而不出商賈聞其有限必止而不下如此則米不期少而自少價不期高而自高小民雖欲私自倍益以求升斗不可得矣夫倍價求米而不得則民憂死之不暇而暇守法乎哉懲一警百乃救時之權非可常之道也為今之計惟當追法黃震救撫州饑故事大書閉糶強糴之戒責令地方明查某處棧房米若干某家囤園米若干仍

設鈎距以核其實乃以利害告諸士夫以法制齊其緜紀聽隨時價逐月量糴其十分之一如畜米十石者每月糴去一石百則以廿萬則以千封倉廩有禁綁行有禁傳籌有禁則吳中之米自足以濟吳中之急矣仍查照周文襄公已行之迹而變通之先糴倉穀貯價於庫以俟從容糴補遣能吏招徠召糴於豐稔之鄉且疏通河道接引客米客米既至一照時價聽各肆交易無論徽蘇有餘則糴補倉厫以利商人如此則外方之米又足以補吳中之不足矣如不為綏寧之計而惟餙法以防民不急勸相之謀而欲平糶以一衆則水火之民將有滔天燎原之勢不可不

遂為之慮也計臺下樂採葑菲敢獻芻蕘惟高明擇焉

傳

范別駕傳

始予之負笈遊南雍也至則聞有以文雄六館豪英間者曰范君吾岡云迨祭酒瞿公羅諸生一再試之予叨列高第弟子而君實雁行焉當是時得一覿其眉宇亦頏計其非以貲郎終也無何予幸厠鄉書而君復下第歸此後不相聞者二十年而遇矣一日君之孤光祿手一編登予堂而九頓以請曰此編則陳水部趙司成錢柱史所為先君狀志銘暨表也子嘗識面先君幸為之傳夫三君子固當

世秉椽筆慎許可者也光祿得此所以為別駕君不朽計者巳足而後下徵於予其所由殆與人之不重成公綏文者異矣且予雖於公之行事不少槩見然即三君子之可信者亦可以取信於後世而又何辭君諱儀鳳字于桐吾岡其別號也自文正之苗裔有徙居福山墅者是占籍為海虞人君父諱公舉登嘉靖己丑榜進士令桐鄉治聲遝媲朱邑敭歷中外副楚臬憲朝推名大夫鄉稱長者君其長子也君弱不好弄七歲誦毛詩十歲畢之遂能成篇比地楊公督學江南號稱知文閱君試卷曰何物寧馨鳳悟若是甄錄入膠庠他日稱諸憲副不容口謂步厥武可必

也君益淬厲每小試輒先博士弟子聲用籍籍起然四試棘闈皆北君曰豈遊之不廣哉吾將友天下士遂以例入北太學已而改南試亦如其在膠庠時然試應天又北則又北遊曰獨不可背城一决乎丙子入試順天主司手其卷傳玩咸嘖嘖且發雋矣中飛語報罷君思數奇之不可以強而遇合也徒老於佔俾無以自見於是即謁選曹請推擇為吏得參鄖陽行都司軍參軍閒局也人且傳舍視之君至則捐祿入飭衙齋期積日倍力盡職官下是時司馬楊公填鄖器君於庶僚中委以决獄稱文無害每條上輒報可適有萑蒲之警檄以視師君為楊六軍寓三哨劇

盜即鳥獸散公方以格外薦君矣會裁冗員從例有河南
之調河南視鄖為繁君承諸委才益顯著適許州闕刺以
望推署至則詰奸慝蠲煩苛民便之偽借為真不果擢判
贛州贛當頻右孔道兩關番船輻輳奸偽萌起上下相遯
並為侵漁君職稅曰是貪泉乎獨不可試廉哉乃為剔積
弊准令甲平稱掣無逋權亦無有為奸者兩臺以下交勞
君郡太守亦才君政務多與籌畫方倚重君而君殞矣贛
人及鄖人許人之客贛者皆為位哭君而奠焉其宜民
可徵也初君新娶於秦值母錢遘危疾君不交睫不解衣
湯藥非口嘗者不以進不敢顧私寢者五月秦感焉亦善

事厥姑得姑歡心及錢從憲副公守延平而秦卒於家君往省母問新婦亦不以死對恐傷母心也憲副卒時弟鳴鳳纔九齡君為擇師擇婚俾有成立然則君豈獨能其官哉殆孝義人也他如發倉粟以賑貧置義田以贍族於范氏之家法為不替焉則太史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矣第令他日解組亦非徒與閭里浮沉者未老而死於官惜哉君有丈夫子二人長即光祿丞紹祖翩翩有祖父風次紹宗早卒

野史氏曰予讀宋史而有感焉夫熙寧之際多紛更法無稱良矣至立太學三舍法則得鼓舞之意焉其法始入太

學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考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試禮部召試賜第國初亦嘗行之使此法無改則君雖不得科第亦可自表見何至卑卑循貲郎格僅以別駕已耶然貲亦不足以限人若張釋之若司馬相如徵太史公為立傳其名亦將湮滅而不稱乎予又於別駕有感焉

贊

壽亭侯像贊

虎臣矯矯龍光赳赳義重丘山名高星斗貌肖商巖神瞻漢壽

九十翁商山程君像贊

覩其貌匪戰而肥問其年將登期頤閱歷五朝而目擊風雲之會繁昌三世而躬逢子孫之宜雖逐什一之利於吳會而可竊三千之實於瑶池其殆遇孔氏而傾蓋侶冉里而采芝者與

仲和宗侯像贊

伊何氏曰帝子伊何來曰楚材身不出户庭而神交海内之英足不越三徑而卧遊江山之勝向耶白耶嵩耶將登天孫於館閣耶將老宗正於丘壑耶胡然其生於鄂耶

銘

方研池銘

端州刺史碧眼賜紫溟鯤化鵬山龍借水

石夘研銘

端溪石夘潤於玉倏忽烟雲出山谷活眼何必點鸜鵒誰其作銘志園督

歎

亂真歎

果是太羹玄酒豈必膾炙人口果是高材捷足豈必驪黃結綠吁嗟乎魚目胡為而為珠腐鼠胡為而為玉無惑乎滄海之遺荆山之哭

跋

跋陳季迪宋搨絳帖

絳帖刻於絳州凡二十卷今亦不知所歸矣此帖爲陳季迪先生所藏中多絳帖而間以閣帖大都皆宋搨也雖裝潢次第不無參錯然賞鑒家政不在此萬曆戊子冬杪携以示予湯識歲月於後

再書呂不韋傳後

不韋之居奇貨以代秦也說者以千古之心計莫雄於茲矣不知其皆天之所爲也非人也夫邯鄲美人之以娠往也往而必生子生子而必十二月既十二月生而必育皆

人之所不可必者第令娠而往往而生女非女而子矣又不以十二月而在疑似之間以十二月矣而不育則不常千金之費付之無有而千里之行亦徒勞矣夫惟不可必者皆可必焉固知非人定勝天也乃天定勝人也戰國之末六國不能不并於秦而秦無德以堪之故默絕其祀而使一統之業付之呂氏之子嗟夫餘分閏位享世享年能幾何哉而且不可以無德居之而況建不拔之業者哉

為毛肇明進士跋王履吉書

右王履吉先生真蹟也書法翩翩大都蚤歲得意筆不暇論矣然辛巳書事七律步武少陵哭孫太初贈王欽佩二

作追踪康樂而諄諄請益之意必欲嚴加竄削則可見前輩實若虛如此今乃有謂徵子竟長夜者此風豈易得哉肇明恂恂謙光其裝潢珍襲必有感於中者不獨重其辭翰已也

題烟靄翎毛卷

此卷樹石古雅秀潤而翎毛種種有生氣展玩再三便似着我於滄江烟靄間恐非鷗波亭上人不能作其為五代元人可無論也

跋文太史書阿房宮賦

嘗讀杜紫微阿房宮賦而重有感焉當時以詞賦取士若

未足以盡人然即此議論便可知其爲通達國體風流慷慨士宜後世之有傳述也昭代以明經取士而莫盛於成弘間自今日觀之其可傳述者誰作哉此尼父從周而不能忘情於夏時殷輅也文太史愛此賦不一書殆亦有所感夫

祭文

祭少叅杜老師文

維萬曆十六年戊子四月之望門生鳳翼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明故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芝翁杜老師之靈惟師夙稟間氣寀斋斯文昭回天漢輪囷卿

冥嵩門旌飾世榮科甲繩武光昭華摛藻發中年筮仕拜
官郡李績著平反義協金矢頌盈常德譽建帝京簡命斯
下用作廷平以恕求情致生於死爲于不寃若曾勿喜晋
僉蜀憲外臺敭歷玉壘風稜錦江春色陟秩貴臬明試允
宜官則右轉位則左司贊力方堪瞻程非遠撫綏是長賔
緣寔短心灰叱馭志決懸車謝彼世紛尋君遂初歸航既
駕攀援莫及不出户庭清靜是宅邦遺老成鄉獲典刑卜
厥壽康宜百斯齡神返太素期頤未登風摧梁木災降法
星若予小子弱冠都養侍董下帷則馬絳帳匪薪之楚推
麻之蓬匡直惟勤顧復斯同恭承夸逸瞠後絕塵誼敦立

雪風思坐春閨訃悼衷升堂隕淚負土慚巴築室媿賜豈曰無知尤彼昊天牛山涕盡胡獨不然位不滿德亦云通顯封不及生死膺贈典齒踰古稀道在全歸象賢玉立孫枝鳳戚賓仙無憾瞑目冥漠跪陳潢汙鑒玆一酌嗚呼尚饗

行狀

明故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杜公行狀

曾祖考

祖考

父鳴鶴贈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妣胡氏贈太安

人

貫蘇州府吳縣

公諱詩字與言別號芝室始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為吳縣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瓛篤行博雅潛德弗耀吾吳談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其德是篤生公公生稟秀慧舉止端莊與常兒殊祖父咸以亢宗目之第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佴而公潛獨奮勵不窺於園究心經史罔有遺力尤精於易不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游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直指號為知文一試首公後

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等者由是從游者日衆引拔不倦若鳳翼不才負教者間有之其他策名顯業者為多皆公成就力也已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不得一當主司意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於是則就選銓曹冢宰讀公試卷器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摘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州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衝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守卒以贓論去先是州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從吞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坐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謫戍者四人公為集官吏悉心稽檢積歲所入

吏浮於出乃為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焉綏寧縣治密邇於獠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庫銀葺之不三日獠果入寇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為非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獷悍其不逞者群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欵武斷於其鄉有違華欵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於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欵錢周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徒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為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裹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

五開咸寧閒莫不爭先欵服竟不煩兵也隆慶丁卯遴與
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列前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
聲冠一時監司劾薦凡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娟公而擴之
使不得與取然亦不失廷平之擢辭常之日行李蕭然擔
夫有以踣破一笥衆目視之皆圖書墨楮也楚人益信其
清云官輦轂下寓僧寮數椽僅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參
酌讞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爲平反鄉
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辛未遷
右寺寺副壬申　穆廟賓天公捧哀詔使南北直隸暨兩
廣諸守臣贈遺毫不入橐識者韙之乙亥擢僉四川按察

司事蜀鹽務最夥舊有專官至是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傳茶法為一道特賜　璽書以行公至蜀悉為究心凡法所因革必簡必便若竈户樂輸而鹽課以羸私易有禁而茶法以肅驛餼均節而賔民兩便一職既兼衆善悉舉焉藩臬長吏時有事離任公攝二司事案山積吏蜂擁待署公口耳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郡縣吏有長犬之饋公槩卻之監司騰薦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語也撫臣以庇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不為動笑曰吾獨厄一第耳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視人眉睫耶即移病撫臣慚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強之起乃出視事無何擢

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民群聚觀之曰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蒙爭地界讐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聽命土官安國亨地介黔蜀間富強為諸部最所為多不法前此出兵勦之反為所衂僅奏褫其冠帶薄罰示創而國亨求雪不已分巡勘其事業已為所餌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可復分巡於勘事時遜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為姑息若復假名器是為翼虎將來弗靖孰任其咎分巡語塞撫按竟是公議分巡大㗖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銓司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

也懸車已晚矣撫按藩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公亦不言士民攀轅泣留公為遲一宿乃行其分巡竟以賄敗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為子孫計公曰吾累世儒素食貧常耳且令後人為清白吏子孫不可乎公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至懸車事生以至追養惇睦則緩急必問締交則存亡如一第其嫉惡庇善激濁揚清本於性成遂以感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故有肺病忌在肝火蓋懼火爍金也公有田在其都其豪有馮姓者橫行於鄉公諭之不悛乃聞於官其被害家交發其惡豪遂入吏議一鄉方稱快而忽有以私意庇之者公聞怒甚

火大熾遂不可藥嗚呼哀哉公卒於萬曆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去其生正德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一元配王氏贈安人繼包氏封安人子世芳府庠生先公卒王出次世文吳庠生娶湯氏世科娶金氏世寧娶馬氏世慶娶韓氏世賢娶黃氏世隆世禎幼未聘女四長適李治陽太學生次適朱應德待選兵馬次適伍士長吳庠生次適丁文美吳庠生俱包出孫男四汝棟汝楫汝礪汝霖孫女十世文等卜以戊子十二月十八日葬公於吳縣花園山祖營之次將乞銘大方屬鳳翼列公生平鳳翼病困愧不能效侯巴負土之勞則於是委也其何敢辭謹列狀如左

哀辭

彭生哀辭

生諱光祖字子繩爲長洲人幼習舉子業未成喪父家日益落遂棄去所業逐日中之利以給母生生而秀雅溫潤擅繞梁之音展喉則流鶯輟囀出吻而笙簧掩聽又好秦青之技予爲酌調諧聲考譜正訛生領會之疾影響莫喻遂以此歌爲吳中之冠吳中士大夫莫不敬愛生而禮重之未有敢狎侮者即郡邑大夫有白傅風者亦思以士禮挍生生特未之敢見耳若平康輩覩其丰標聆其音節爭不自持急欲當生而生則一無所染也戊子歲凶大疫五

月廿又九日生過予園居面赤黑自言頭岑岑即大嘔欲扶病歸予因留之齋中迎醫療之迎其母視之病五日不知人至八日死矣哀哉生賈跡而士心令人而古行善與人交必誠必信不亢不諂不多飲不好内不知何以當得夭死天耶人耶老氏以美好為不祥之器李獻吉有言世所希覯見覯見之而遽夭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耶豈果然哉死之日去生之辰僅得年二十有六識生者罔不痛惜之予知生為尤深故忍痛而為之辭

嗟夫人之信美兮鍾天籟以作音雲方卿而易散兮月始華而即沉松未老兮風折花既芳兮霜侵魚洋洋而驚波

兮鳥嚶嚶而去林身煢煢以弔影兮淚浪浪其流襟挹荀
香其猶在坐兮惆廣陵之絕琴蕪崔蔡之哀惜兮訝彭殤
之莫尋即玉潤而且鏗金兮徒使人之噓唏而不可禁朝
蕩槳於山陽兮夕稅駕於太陰女呱呱以失怙兮母哀哀
以捫心辜范張之雞黍兮虛管鮑之分金詎惟在地之秦
越兮實則在天之商參傾城以之興慨兮多士為之不任
矧憐才之若予兮又締交之良深病供藥以莫療兮死憑
棺以奚伸魂冥漠而長夜兮曲杳渺乎陽春豈出涕之無
從兮愫顧曲乎誰因將陶寫於絲竹兮孰與夫絕唱之為
真氣攻中以忘餐兮魂入夢而若親諒絕代其難再得兮

慟能不於斯人

談略續

陳后買長門賦一事千古以為美談予獨謂此事之所必無者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者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究所從來死有餘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冒為之哉當是相如知后失寵擬而作此賦一時好事者添為此說耳

班固作史特恕杜張不令入酷吏傳宋儒擬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予大以為不然夫子有為厲子產并洩立之此不獨知鬼神之情狀亦是明於大體若班氏秉史筆

自當是曰是非曰非何必為之曲諱耶禹功敷於四海而史臣不能諱鯀之方命圮族所以為信史也張安世不賢於禹何必因之恕湯又何必因湯而并恕周哉

予嘗讀後漢書至王允以武帝不殺司馬遷令作謗史未嘗不謂其言之過及讀史記武帝紀所言不過神仙事語多同封禪書且食貨河渠等志多言武帝好大喜功若其雄才大畧則多畧之固知允之言非無因也

或問楊脩禰衡皆操所嫉而處之異者何盖德祖世家不得外黜故直中之以法正平好狎侮人自足買禍故可假手然二子既不保而司馬氏之禍亦不旋踵秦晉謂

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信哉

昔人謂子美詩若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就成敗論非斷案也吳亦豈易吞哉孔明本意只是可與為援但吳人以彼之得志為我之憂故有襲關之事要之赤壁之役非德漢也不欲劉之并於曹也荊州之役非德魏也不欲曹之入於劉也大都為已謀耳

昔人但嗤文中學論語不知笑綱目學春秋且腐儒論史學動輒推重綱目殊不知書法敘事中紕繆有不可枚舉者惜不得一一正之耳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

有失則匡正有美惡則書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奸臣許敬宗用事此法遂廢迨宋璟復之相業稱賢焉

楊玄感徐世勣皆世祿之家以大義起兵非貧賤所迫宜其有成而皆不旋踵而破敗滅族者何盖成湯者素成武者勣本有族滅之罪不於其身乃於其子發之亦可見天意之巧

讀唐史者多以李鄴侯陸宣公並言腐儒且有昂陸而低李者不知鄴侯所言皆直指其事直斥其人處人父子君臣之間皆言人所不敢言慮人所不及慮若宣公直

以影響之言數陳事理不過一好射策明經耳烏得比肩鄴侯哉豈獨宣公即留侯亦不知孰賢何也留侯之所遇者易而鄴侯之所遇者難也

唐武儒衡論皇甫鎛掊克取媚鎛自訴憲宗曰卿欲報怨耶鎛乃不敢言當時被論猶以自訴為非也

段文昌以錢徽掌貢舉遺其所屬進士乃指榜中数人以為關節而奏黜之并貶徽等或勸徽奏其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近來士途有身被論而訐人私書以報怨者想未聞此事

五代史記杜威召諸將示降表皇甫遇輩駭愕聽命已而絕吭歐陽子譏之曰使遇擁臂殺威坐中猶為得其死通鑑則以為遇初不與謀隨衆入太梁不食累日絕吭而死胡氏則以二史異同為疑不知遇之始而不能自奮者氣不足也既而絕吭則義不辱也大都是不能辟受禪詔而既成仰藥之類何得在晉史為鄙夫在通鑑為節士哉

衍猷公聞祢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梁武帝春祠二廟聞馮道根訃幸其宅哭之慟吉凶並舉古之人有行之者何歌哭之說遂成大隙

臨安饑詔賑貸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徃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於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者甚衆萬曆己丑吳中大旱米價騰涌予嘗以勸糶陳之當道而不無生謗之疑使肯取法光祖亦不難任怨也

宋淳化間東西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劵富室取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蔡州張榮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

其事聞太宗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謂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此一事誠今時從政者之所當知

咸淳七年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後世果有實心實政者必能舉而措之不令震得專美於前

論學者自周孔而後言必推宋儒然則漢唐諸儒若董若韓豈出宋儒下哉即今論詩者必以為唐不如漢宋元不如唐似矣獨不思風會之流時各有盛古詩則盛於

漢魏流而六朝漸覺綺靡初唐諸賢力挽之其體漸正近體至盛唐固臻妙境至晚唐宋元亦有合調者必曰兩漢盛唐後無詩直至何李始復古然則宋元以至國初諸君豈無一言幾於古哉要之作詩者不必有蹊徑論詩者不可有成心

論詩當觀樹木其心術根也人品幹也學力枝葉也辭華花蕚也若專就詩論詩而不求其心亦非深於詩者故觀結廬之什則知閑雅出於素履讀聞笛之詠則知慷慨發於由衷苟非其人則華而不實雖能大言終是悞恧

作詩雖有形容處亦須近實若不覺井晨凍只要形容貪
不知井凍事何嘗有惜不以釜字易井字
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
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於文字中譏評
人甚者至於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
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賈禍者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猶有古人之風今也或是之亡矣要知施德者當以
叔向不見祁奚為正受恩者當存智瑩如實出己之心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或謂孔子再生或謂顏淵復出

互相標榜自古而然於今為盛不思百世而下別有公論

魏元忠云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旨哉言也薛謙光云才應經邦惟令策試武能制敵止驗彎弧亦是此意

岳鄂王以盡忠報國自許而高宗亦以精忠許之謚宜曰忠武不知奚取於穆何遺乎忠故特筆之以為議禮君子採焉

吳人以不潔為賴細蓋因敝屣二字讀作賴鮮故誤用上

一字而下則取本字耳

世廟初欲賜第顧文康文康辭焉而請城崑山一時崑人咸以爲勞擾不二十年倭夷犯崑攻城不入然後知德文康云

國家用刑須當方足以服死者亦足以警生者嚴世蕃罪自應死然坐以謀逆則其所無律有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斬若坐以此條彼復何辭

陸黄門爍嘗主試浙中以建言家居有門人來按吳訪一巨惡將置之法其人以千金求收於陸陸召其子謂之曰我得此金即爲汝有然我喪失其生平我辭此金即

汝失此金奈何子曰吾願全翁志千金非所望也即郤之陸大喜王吏部穀祥家居以清德為郡侯所重時郡錄儒童有王姓者見遺持百金請王認為猶子為續取計王曰我貧甚豈不欲得百金奈生平何請者曰引掖後進自是美事何悍一執筆王姑許之明晨請者來王曰我昨夜細思無端得百金恐無福消受反生灾禍竟不肯為執筆即此二事可想見前輩風流亦可見陸有賢子今人不以為矯即以為迂癡矣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大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

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時絶無而僅有者

近來士夫謝病多挈一僧出遊又受見其詩文上之便謂是蘇長公佛印作用不知高致不在此若金公者無僧亦高

金公年近八旬手不停揮日以著述為事然日惟食饍一二片或腐湯一盞如此者四五年曾寓小園經月予親見之其著述頗多皆藏家塾尚未登梓

李固遊太學人不知為郃之子漢史以為美談里中徐文學元瀛為少宰公兒子贈君冢孫也篤學勵行絶無驕

貴習出入惟一童自隨人不知為少宰姪也每試隨高下未嘗自通即郡邑大夫亦不知為少宰姪也或勸之徐云小試高下正可驗學之進否若自通即得高等亦自欺耳若而人者不愧李固誠吳中士風所係不幸短命惜哉

程氏青布店有一染匠薄暮往九娘墳閑步見一美人行野中匠隨視之遂相顧眄逮夜匠還店宿則美人至矣叩之篤言主人之妾夜至曉去者經月匠面土色語失序衆訝之為請救於道士徐期賢徐嘗從龍虎山得降魔術乃為書符作法未及一周時匠已死衆驚奔告徐

徐曰無傷對理耳行且甦衆疑信半俟至五更匠甦矣問之曰我為城隍攝去與某氏陰魂對理神責氏不合以游魂迷惑生人牒發酆都責我不合輙起淫心笞二十發還驗之二腿杖痕方新病遂愈即此可見一念之妄足以着邪可不慎哉

隣人陳竹匠病疫甚忽若遊魂至一公府前見門内鎖數人東隣鈕賣肉及家奴張倸在焉門外隷人謂陳曰汝無事至此宜速歸歸則在枕席間因向其家言時鈕與倸無恙也踰月陳病起猶屡向人言之予亦聞之以為病熱妄見識熟人耳無何鈕病倸亦病相繼而亡然則

所謂陰司者非耶

吾宗老蒼頭張坤居北寺前病膝癱不能履地一日至顧家橋登丁少叅門尋其姪姪蓋丁臧也適有事呼之不能即出坐與其隣話久之曰吾腿痛不能待歸矣明日訃至姪曰昨在此何遽死訊其家在牀褥者四十餘日矣何緣出門但昨在床口中喃喃若問姪耳夫白晝大都生魂之出衆皆見之自非真知鮮不以為好誣也

友人師子喬諱遷吳庠生也家城中一日欲造吳恭先在尃諸巷遇其友金某與之携手登城迤邐敘話復下城出閶門至渡僧橋別師過橋抵吳吳迎謂之曰聞金某

死乎已遣人往視之矣師笑曰適與同行出城寧有是哉吳亦疑之及吳使返命云金官人果死矣尸停某處未斂也訊其服飾一如師所見衆愕然師亦失色無何師死吳信義人也親向予言之方以為果然

客有向予談冒籍事有中式二次後擬問革者予謂聖世立賢無方不應有此如李斯謂四君皆客之功則敵國之人皆可用矣況堂堂一統莫非王臣耶且若樂毅自魏劇辛自趙百里奚自虞亦可以非土著而棄之乎孔子之齊之楚自是道大莫容非以冒籍見擯也客大笑

學古人詩亦須擇其佳境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

絆此身誰不知爲杜語苟倣此口吻便是老頭巾矣

廣寳堂續集卷之六